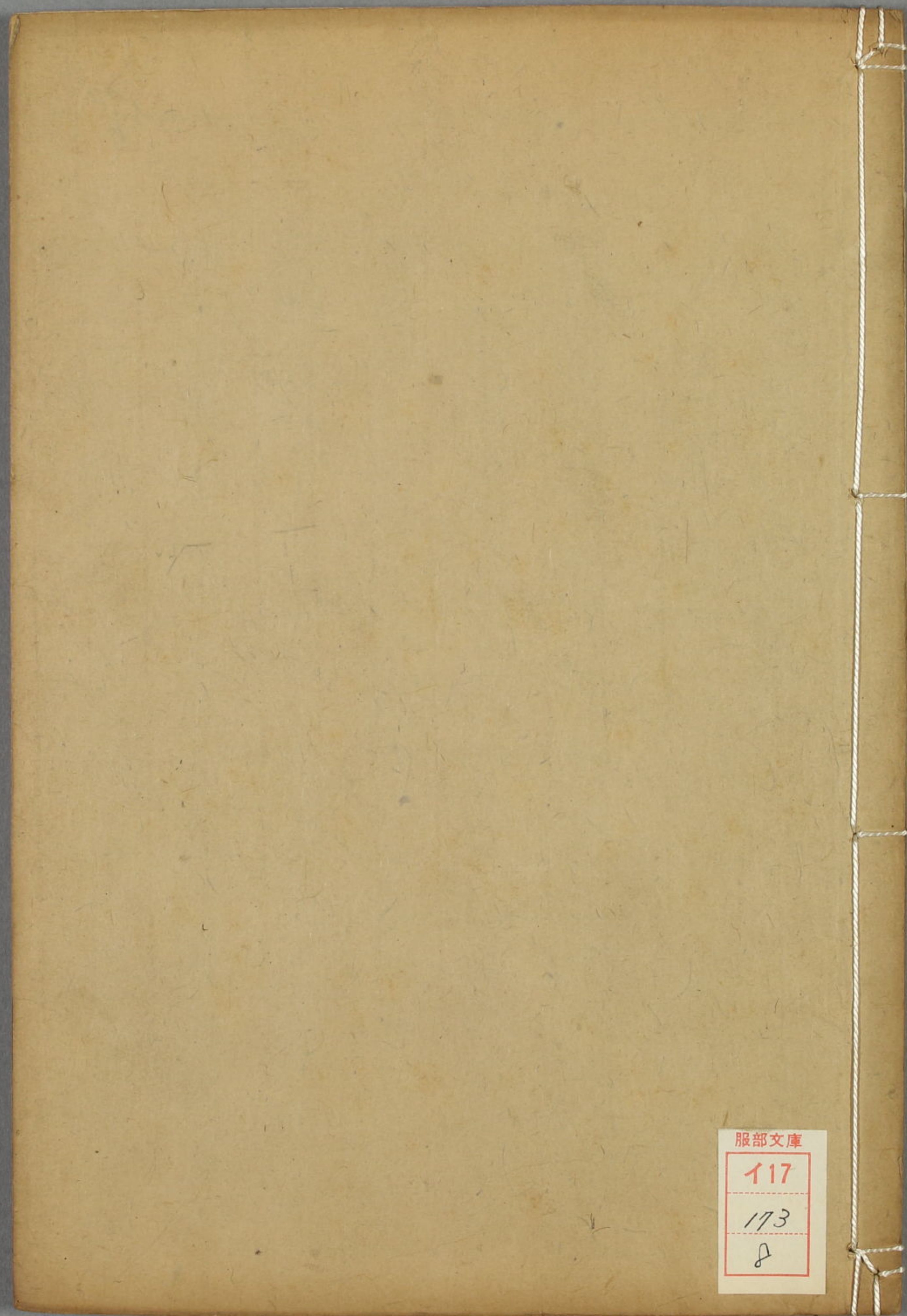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173
8



欽定儀禮義疏卷第六

鄉飲酒禮第四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賈疏大案比戶

口時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

屬嘉禮大戴第十小戴及別錄皆第四

通論賈氏公彥曰鄉飲酒之禮有四此賓賢能一也

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

酒三也。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四也。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還是州長黨正飲酒法。又曰。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爲主人。州則一年再飲。春秋習射從而飲之。黨則一年一飲。歲十二月因大蜡於學飲酒。朱氏載堉曰。禮之所紀冠昏喪祭皆士以上乃得行之。而鄉飲酒之禮達於庶民。因其聚會之時。與之揖讓升降。使知尚齒尊齒而興敬讓之道焉。考之經傳。其說有四。一曰鄉大夫獻賢能以

禮賓之。此文是也。二曰州長習射。先行鄉飲鄉射禮是也。二者經文具存。三曰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以正齒位。其禮每年蜡祭一行。惟略見於周官。及禮記鄉飲義四曰鄉人飲酒。略見於鄉黨篇。蓋用鄉飲酒禮不拘何時。亦不拘幾次也。二者經文亡逸。漢制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聞。唐兼採二說。賓興則以刺史或上佐爲主。其制皆放古而小損之。正齒位則行於冬

季主用縣令復降殺其禮。宋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為主。蓋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廡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獻酢之節較唐尤簡略云。
〔案〕疏說至明。朱氏繹之尤悉。攷之周官賓興之飲以三年而行於鄉庠。習射之飲以春秋而行於州序。正齒位之飲以蜡祭而行於黨庠。其時異其地殊而詮經者或以正齒位之飲與此禮酒爲一事則膠轕而

難通已。

〔補〕敖氏繼公曰。鄉飲酒者士與其同鄉之士大夫飲酒於鄉學之禮也。

〔案〕注疏以此爲賓興賢能而行此飲酒之禮。先儒相沿無異辭。但篇中所行皆士禮。故康成以爲方興賢能。以大夫而從士禮也。今依鄭義而亦附存敖氏以備一說云。

鄉飲酒之禮。

鄭氏康成曰周官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灋于司

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賈疏吏卽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之等使各以教其

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

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

獻賢能之書于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

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如此云。賈疏周官是天子鄉大夫法諸侯鄉大夫無文

故以此。孔氏穎達曰天子六鄉諸侯三鄉鄉各一大

夫而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大夫士爲鄉先生使教縣

中之人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天子之鄉則

於天子諸侯之鄉則升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

之時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若州一年再

飲者則州長爲主人若黨一年一飲者則黨正爲主人

呂氏大臨曰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論語鄉人

飲酒亦指鄉人而言之

周官詳於賓興之法此禮詳於飲酒之儀二經相爲

首尾而是禮始備然周官之文主王國之鄉大夫言也

此禮之文主侯國之鄉大夫言也。侯國賓與之法既可以王國者例之。則王國飲酒之儀亦可以侯國者推之矣。

餘論

鄭氏康成曰：黨正每歲邦索鬼神。

賈疏：郊特牲曰：蜡者索也。歲十

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周十二月卽夏十月農功畢而蜡祭也。

則以禮屬民飲酒以

正齒位。

賈疏：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

正齒位。

此篇無正齒位之事。

孔氏穎達曰：儀禮未亡之

時有論正齒位之禮。今鄉飲酒義惟有豆數之言。正

職唯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之文。二處相兼。義仍未足。一命齒于鄉里者。謂天子之下士在堂下。與五十以下衆賓相次也。再命齒于父族者。若賓是同姓父族。則中士與之齒。異姓則不齒也。三命不齒者。上士席于賓東也。此篇是三年一貢士。無黨正正齒位之事。賈氏公彥曰：黨正職所云。是天子黨正飲酒法。諸侯黨正飲酒。還與天子同。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皆與堂下鄉人齒。以士立堂下故也。

子男之大夫一命與六十以上齒於堂。子男之卿與公侯伯之大夫父族爲賓則與之齒。異姓爲賓則席于尊東。公侯伯之卿雖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席于尊東。鄉飲酒貢士以德爲次。故無正齒位之禮。

案飲酒之禮既有四。而黨正之禮復闕。其散見於經傳者所指又有王國侯國之異。羣儒析之不清而彼此互證強爲牽合。以故其緒益繁。今者鄉飲酒義所云者通王國侯國之黨正而言之也。文王世子篇注云。二老如

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則知黨正之飲亦當有賓而席于西北有介而席于西南。但以尚齒而非尚德故自賓介而外。凡羣老之六十以上者皆席于賓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而五十以下者則齒而立於下也。若黨正職所云則專爲王國之黨正言之。孔疏所釋是其義也。但再命所與齒之賓乃謂父族之爲衆賓者不謂正賓也。賈疏因此以推侯國黨正之法疑亦得之。凡此皆正齒位之飲也。若此禮爲賓興之飲則雖三賓之惟

長拜洗。樂正之與立者齒。似以齒論。實則但齒於其黨耳。至賓與介。介與三賓。三賓與堂下之立者。皆不以齒爲其以德選故也。讀此禮者。必析而觀之。毋以黨混鄉。毋以侯制混王制。則序賓序齒。犁然各得其理矣。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

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賈氏公彥曰。貢士之法。鄉貢一人。介與衆賓不貢。待後貢之。敖氏繼公曰。謀。謂商度其孰優也。必就先生謀之者。示有所尊也。

論賈氏公彥曰。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注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鄉送一人至君所。其國有遂有公邑采地。貢士與鄉同。君又總校之。取以貢之於王。大

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貢之士縱取鄉外。仍準鄉數爲定。孔氏穎達曰。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又曰。一不適謂之過。注云。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云。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九年時也。一紉以爵。再紉以地。三紉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以此知三歲而貢士也。

據射義及書傳。則諸侯所貢士。天子蓋試之以行其君之慶讓。然考之傳記。列國之士鮮有遠宦於王朝者。意此制之行。直藉以察列國選舉之公。當與否耳。至既試之後。或仍遣歸。使各仕於其國。未必盡留爲王國之用也。

右謀賓介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

鄭氏康成曰戒警也告也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

已門也請告以所為來之事不固辭者素所有志

朱子曰學

成行脩進仕於朝上以致去又拜辱者以送謝之

賈

氏公彥曰冠禮主人先拜賓答拜者戒同寮又使加冠

於子尊重之此賓先拜主人答拜者鄉大夫尊賓是鄉

人又將貢已宜尊敬主人敖氏繼公曰主人戒賓言

主人為戒賓而來也先拜辱者拜迎也後拜辱者拜送

也迎送者據已言也辱者據彼言也請謂致戒辭於賓

也其辭卒曰請子為賓此經言戒賓之儀略者亦以士

冠禮宿賓之儀見之也下速賓放此

戒賓不言所服蓋仍謀賓介之服也下記云朝服而

謀賓介注知賓出拜者以鄉射戒賓賓出迎者決之也

介亦如之

鄭氏康成曰如戒賓也賈氏公彥曰眾賓亦當

遣戒使知

右戒賓介

乃席賓主人介

鄭氏康成曰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賈疏知戒

與席不別日者賓席牖間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

席西階上東面。敖氏繼公曰席賓于戶牖間主人于

東序介于西序。少牢下篇。席主人于東序西面。席侑于

西序東面。侑介之位同也。張子曰坐有四位。禮不主

於賓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有相敵之意。而尊賢

之意不專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

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屬音燭

鄭氏康成曰。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

也。賈氏公彥曰。鄉射禮。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

而西。此衆賓之席亦當然。雖不屬。猶統賓爲位。同南面

也。敖氏繼公曰。衆賓衆賓長三人也。屬。連接也。凡席

皆有司設之。必不屬者。爲其升降皆由下也。以是觀之

則賓位在戶西牖東。而當兩楹之間。明矣。此席亦東上

鄉飲酒義於賓席曰坐於西北。又曰南鄉。謂於室戶

之西而南鄉也。於介席曰坐於西南。又曰東鄉。謂於西階之上而東鄉也。於主人席曰坐於東南。又曰東方。謂於東階之上而西鄉也。於尊者席曰坐於東北。謂於賓東而南鄉也。若三賓之席。則自賓席以西至於西序。是其位也。凡位室戶之西爲最尊。以與人君之負宸者同爲戶牖間故也。次則西階之上爲客位。故西階爲賓階。而其位亞于正賓也。若東階爲阼階。爲主位。至賓東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卿者也。而飲射之尊者位於是。賓西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大夫者也。而飲射之三賓位於是。此堂上之席次也。

有鄭氏康成曰皆獨坐明其德各特

案凡席皆不屬經特於此見例耳若相屬則升降時必躡席矣故不可也。康成因鄉射無不屬之文遂主繆解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之。酒在西。設篚于禁

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

斯如字篚音匪勺上灼反

鄭氏康成曰。斯禁禁切地無足者。

賈疏。斯。漸也。漸。盡之名。故知切。

地無立酒在西上也。肆陳也。賈氏公彥曰：東肆以頭首爲記，從西向東，上頭在西也。孔氏穎達曰：設酒尊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共有此酒也。北面設尊，立酒在酒尊之西。呂氏大臨曰：立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酒之設，皆尚立酒，質之爲貴，不忘本也。敖氏繼公曰：設篚于禁南，其間當容人，蓋酌者北面也。東肆放尊之西上也。記云：尊綌幕，賓至徹之，則此二句皆加于幕上矣。亦與祭禮微異。

案天官酒正職以式法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注曰：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然則侯國之飲射，其酒亦公酒與？斯禁卽於也。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於，士側尊用禁，而注曰：於斯禁也。禮器又云：大夫士於禁，疏以爲名異形同，故總名爲於禁，非也。禮器蓋竝舉大夫士於上，因竝列於禁於下，實則以於屬大夫，以禁屬士，無以異於玉藻也。少牢注謂禁者酒戒，大夫去足改名爲於，若然，則無足爲於，大夫用之，有足爲禁，士用之，此禮行。

于鄉大夫。故知切地無足。爲鄉之處。士設。故不名櫨。而名禁。玄酒。見士冠禮。醺用酒章。

通論 賈氏公彥曰。設尊之法。醴尊質。皆在房內隱處。冠禮禮子。昏禮禮婦。是也。酒尊皆於房戶間顯處。見其文。此及冠禮醺子。與鄉射特牲。少牢有司徹。是也。聘禮禮賓。尊于東廂。不在房者。與卑者爲禮。相變之法也。燕禮大射。尊于東楹之西者。君尊。專大惠也。

朱氏載堦曰。匏。今之圓葫蘆也。壺。今之亞腰葫蘆也。

也太古用匏爲笙。用壺爲尊。至三代乃用膠漆角木之制。以代匏。金錫模範之作。以代壺。既不同匏壺。而猶謂之壺。不忘本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深式陰反

正義 賈氏公彥曰。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屋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以此爲度。呂氏大臨曰。鄉飲酒義云。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雖亦就此

洗不曰賓主共之者。明以敬人者自盡也。楊氏復曰。上篚爵三觶。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觶酬賓。一也。下篚觶四。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四也。

案下篚之觶三耳。非有四也。惟司正之觶終奠之一人所舉者。旅畢仍入篚矣。上篚之設。繼禁而南下篚之設。竝洗以西。其所以異法者。堂上夾尊布席。堂下則洗俎。綽有餘地故也。上篚三爵。皆行畢。即奠于下篚。惟一觶。

終奠于賓席之薦。東不以入下篚。

右設席器

羹定。

正義鄭氏康成曰。肉謂之羹。

賈疏爾雅文。

定。猶孰也。

賈疏孰云定者。

孰即定止故也。

著之者。下以為節。

敖氏繼公曰。謂下事以此為節也。諸篇言羹定者皆然。

李氏如圭曰。春秋傳。穎考叔食舍肉。請以遺母。曰未嘗君之羹。羹。即肉也。敖氏繼公曰。此時肉與清同在。羹。故謂之羹。賈氏公彥曰。不敢煩賓至而使久俟。故

以美定爲速賓之限

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

正義鄭氏康成曰速召也還猶退也如如速賓也 方

氏慤曰速者躬至其家而召之也止言賓者正賓也正
賓貴於衆賓介則輔正賓者也故主人親速之 敖氏

繼公曰召而云速欲其來之速也速賓之儀與戒賓同
經文略也賓不遂從之者爲主人復當速介衆賓亦速

惟言賓介者以主人親之其禮重故特著之 賈氏公

彥曰是日必當遣人戒速衆賓但略而不言故下云賓
及衆賓皆從之 方氏慤曰速者躬至於客而召之也

止言賓者正賓貴於衆賓介則輔正賓者也故主人親
之

圖賓亦當出迎而後拜辱與戒時同

賓及衆賓皆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猶隨也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

敖氏繼公曰。主人既速介。即先歸。介及衆賓皆至賓之門外。俟賓同往也。

聘禮。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乃帥以受命于朝。此云皆從之。亦如聘禮然也。鄉飲酒義。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

右速賓介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

拜。揖衆賓。

相息亮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相。擯贊傳命者。揖衆賓。差益卑也。

介揖衆賓。皆西南面。賈氏公彥曰。主人自迎。言以招者。見傳命乃迎也。門外之位。以北爲上。主人與賓東西相當。介與衆賓差在賓南。主人正西面。拜賓側身向西。南拜介。揖衆賓。朱子曰。大夫士廟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惟有一門。此禮及射禮。主人迎賓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敖氏繼公曰。亦相者入告。主人乃出迎之。拜介亦再拜。文省耳。一相蓋學中。

之有司給事於飲射之禮者。變擯言相見不獨為擯者之事而已。飲射必於學宮者。以其深廣。且有司及器用備具故也。

圖於賓介則拜。衆賓則揖禮之差也。鄉飲酒義。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

主人揖先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賈氏公彥曰。學惟一門。主人導賓先入。至內霤。西面待賓。

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

敖氏繼公曰。不言入門右。

可知也。亦以賓入門左見之。

案鄉射禮。主人以賓揖。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

上。厭於葉反。注今文皆作揖。又曰衆賓皆入左無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

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賈氏公彥曰。厭者。以手向身引之。鄉射云。賓少進此亦宜然。敖氏繼公曰。厭之

使入禮之也。下放此鄉射禮曰：東面北上。

賈氏公彥曰：賓既北上，主人西面相鄉揖訖，乃相背各鄉堂塗，介與衆賓隨賓至西階下。

案初入門北行，未得遽相鄉及相背。東西行又北行稍前，乃轉身相鄉耳。以當留介及衆賓之立位也。位俱近門，距西階則遠。

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再拜。

拜
楣密
夷反

鄭氏康成曰：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楣，前梁也。賈疏對後梁在室戶上。復拜，賓至此堂尊之。賈疏鄉飲酒義云：拜至此升堂拜，是拜至可知。

三揖注疏及敖氏說已見士冠禮。此於賓介入門左東面北上之下，乃云主人與賓三揖，可見三揖皆在北行時。而初入門相背各鄉堂塗之前，不揖矣。所以然者，主人此時祇與賓三揖，介以下不揖，亦不隨賓而行也。

然必俟介衆賓之位既定。主人乃可與賓爲禮耳。又案主人先升導賓也。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君尊也。此宜主人升一等而賓升。與冠昏鄉射禮同。

右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獻賓也。敖氏繼公曰。取爵蓋北

面爲洗而降。故曰降洗。

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降從主人也。主人辭重以已事煩

賓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對答也。賓主之辭未聞。敖

氏繼公曰。賓降之位見下文。賓從降而主人辭亦尚辭

讓也。奠爵乃辭者。事異不宜相雜。且爲敬也。西面坐奠

爵與辭對時亦少進位。下文云賓對復位是也。

正義鄉射禮。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與辭降。又案升

階之讓已欲升而讓彼先升。是事同也。降洗之辭已則降而辭彼勿降。是事異也。凡辭與對皆必先奠其爵。不

取因便故敖氏既曰事異而又以爲爲敬也。

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

注今文無奠

鄭氏康成曰已盥乃洗爵致絜敬也篚下篚南。

敖氏繼公曰南面坐于洗北乃奠爵于篚南不敢由便也盥洗既盥復坐取爵而將洗之也凡言洗於辭洗之前皆將洗而未洗者也盥洗皆立凡洗者必盥經不采見之

下卒洗方是洗爵盥則知將洗矣是以賓進而辭洗也凡洗必盥少儀文。

賓進東北面辭洗。

鄭氏康成曰言東北面則南於洗矣。敖氏繼公曰進者少南行也南於洗西乃止而東北面鄉主人辭洗之意與辭降同。

鄭氏康成曰必進東行示情。

此時主人南面於洗北而賓位階下當西序是在主

人之北矣。故必稍進南行。遙當主人之西南。而後斜鄉之。而辭洗。是以東北面也。注東行之說。不如敖氏爲核。

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

正義

鄭氏康成曰。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賈氏

公彥曰。上直云賓降。不言處所。於此見之。是舉下以明上之義。敖氏繼公曰。此奠爵于篚。爲將洗而致敬也。當西序。東西節也。下文云。賓降立于階西當序。

案

盥前既嘗奠爵矣。此復奠者。盥訖則坐取爵以興而

擬洗。因賓辭。故復坐奠而興對也。未盥時奠于篚下。已盥則奠于篚內。故曰于篚。

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注古文壹作一

正義

鄭氏康成曰。沃洗者。主人之羣吏。敖氏繼公曰。

沃洗。以料斛水而沃洗爵者也。西北面宜鄉洗者也。既則西面于水東。主人南面洗而西北面沃。則北面洗者。其西南面沃之與。沃洗者先亦沃盥。升亦主人先而賓

從之。拜洗謝其為已洗也。

洗者之位。在洗東西面。至主人洗則斜鄉之。故西

北面。鄉射禮。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答拜。

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

疑魚力反後疑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盥為手垢汙疑。正立自定之貌。

敖氏繼公曰。盥為將酌也。賓對時違其位。故云復下主

人對放此。既拜而盥。為拜時以右掌據地。不無垢汙也。

內則曰。凡男拜尚左手。賈氏公彥曰。揖讓升。不言一

揖一讓。從上可知。

正義始之盥。為洗爵也。此復盥。為實爵也。實爵而復盥。致

潔之至也。主人階上及降階之位。皆在阼階東。賓降階

之位。在西階西下。經俱有明文。則賓階上之位。亦宜在

西階西。此不言西。可知也。其位不當階者。堂塗直階。恐

妨於升降者也。鄉射禮。主人卒盥。一揖一讓升。賓升。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

鄭氏康成曰獻進也進酒於賓 敖氏繼公曰實

者實以酒謂酌也 賈氏公彥曰西北面者賓在西階北面將就席受故西北面鄉其席也。

案西北面者鄉賓席也至賓酢而東南面者鄉主席也逮主酬賓而北面者將奠觶於賓席不可斜鄉而奠也

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

鄭氏康成曰少退少辟復位復西階上位 賈氏

公彥曰鄉射賓進受爵于席前此文不具 敖氏繼公曰主人西北面於賓席前賓拜於西階上而主人乃少退則是凡拜皆有相之者。

少退示不敢安之意亦以彼拜而已方執爵故也獻酢酬竝同至旅酬則禮殺且授受同在一階故不必少退。

薦脯醢

鄭氏康成曰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賈疏昏禮禮賓贊者

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折之設反

鄭氏康成曰升由下也升必中席折俎牲體枝解

節折在俎敖氏繼公曰賓席亦東上西方為下也

案升席而後設俎俎貴於薦也設之亦主人有司

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

以祭尚左手齊之興加于俎繚音了齊才計反

鄭氏康成曰坐坐於席祭脯醢者以右手肺離之

本端厚大者繚猶紵也離肺上為本下為末齊嘗也

賈氏公彥曰爵為取肺奠之少儀云取俎進俎不坐是

以取時奠爵興至加于俎又興也敖氏繼公曰執本

卻左手則絕末覆右手矣絕末以祭者絕其末不沒之

處以為祭也此與振祭之意相類尚左手齊之謂舉其

左手而右手在下以末授口齊之也將齊乃尚左手則

祭時不然矣。加于俎以右手。孔氏穎達曰。俎既有足。立而取之便。反之于俎亦立而爲之。此謂賓客若爲尸。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

圖俎既有足。而又設於薦外。坐而取之。非便也。故興。肺爲氣主。周人所尚。故食必先祭肺。絕以右手。故執用左手。將祭必升其物于手上。故卻左手承之。若齎則尚左手。變於祭也。

賈氏公彥曰。犬祝辨九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注

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亦據此與鄉射而言也。大夫已上爲繚祭。燕禮大射雖賓皆大夫。以臣在君前。故不爲繚祭。皆爲絕祭。公曰。繚祭。如疏說。則此弗字當作實字解。據說文弗訓橋。橋有舉手義。有屈曲義。所以明繚祭之法也。周官九祭鄭注以此當其一。然以燕禮大射禮皆爲絕祭推之。恐此禮不應獨異。

坐挽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

挽舒衛反啐七內反古文挽作說

鄭氏康成曰挽拭也挽手爲絕肺染汚也刊肺不

挽手啐亦嘗也

賈氏公彥曰內則事佩之中有挽則

賓自有挽巾也鄉射云坐挽手執爵遂祭此不言執爵

省文也啐是至齒啐是入口

敖氏繼公曰席末席西

端也無後事而啐酒者欲知其旨而告之也

孔氏

達曰啐于席末鄉飲酒義曰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人

也爲行禮也

齊肺與祭肺相因者啐訖當加於俎未得遽離其席

也啐酒不與祭酒相因者啐訖當以卒於階故違其席

也

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

主人阼階上答拜

鄭氏康成曰降席席西也旨美也卒盡也賈氏

公彥曰賓甘主人之味啐則拜之若主人謝賓則飲訖

乃崇酒。敖氏繼公曰。拜乃告旨。謝其以旨酒飲已也。降席卽拜者。欲近於啐酒之處。且以別於拜旣也。旣拜則坐以告旨。必西階上。卒爵者。以曁者於此拜受故也。孔氏穎達曰。祭薦祭酒。齊肺。表其敬禮之事。故在席中。啐酒則入於已。故在席末。啐纔入口。故猶在席末。卒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呂氏大臨曰。賓敬主人在禮不在食。鄉飲酒義曰。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非專爲飲食也。

右主人獻賓

賓降洗

鄭氏康成曰。洗將以酢主人。

鄉射禮賓以虛爵降。此文不具。

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

鄭氏康成曰。亦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賓奠爵。

西階前也。賈疏。鄉射禮。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

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

賓坐奠爵于篚。與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

敖氏繼公曰。洗南北面。別於主人也。於賓之取爵也。主人復位。南面辭洗。猶不離阼階東。示違其位而已。此主人辭洗在賓盥之先。與他禮微異。未詳。賈氏公彥曰。鄉射。賓盥訖。將洗。主人乃辭洗。此賓未盥。主人辭洗。先後不同者。彼與鄉人習禮輕。故盥訖乃辭洗。此鄉人將賓舉之。故未盥先辭洗。重之故也。又鄉射。賓適洗。坐奠爵于篚下。至盥訖。主人辭洗。賓方奠爵于篚。此適洗未奠。卽辭。故不奠爵篚下。便言奠爵于篚。

賓洗北面者。鄉射注云。賓自外來是也。主人阼階下。位本西面。辭洗則南面。以賓在南也。旣仍西面。以賓在西也。故云復。

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起降盥。如主人禮。

賈氏公彥曰。如初升。謂一揖一讓也。如主人禮。謂賓降。主人亦降。賓辭降。主人對。敖氏繼公曰。凡盥洗。

於洗南者皆北面此云東北未詳疑東衍文也

大洗者本西面主人洗而西北面沃之則賓洗必西
南面沃之敖氏之說當矣

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
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
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
不告旨

鄭氏康成曰酢報也祭者祭薦俎及酒亦齊啐不

告旨酒已物也敖氏繼公曰北方席下也主人介席

皆南上主人不告旨乃亦啐酒者若欲知其美惡以拜

崇酒然

言所不者惟告旨即以明其亦齊啐也

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
執爵與賓西階上答拜

鄭氏康成曰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也

敖氏繼公曰從北方降正也

啐必於席末。既席末啐。無轉身躡席更降於上之理。故賓啐畢。卽從席西降。主人啐畢。卽從席北降。事之宜理之適也。此見降由上之非定例。而不可以凡槩之矣。鄉射禮。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主人少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

鄭氏康成曰。序端。東序頭也。賈氏公彥曰。奠于序端者。擬酬賓訖。取此爵以獻介。敖氏繼公曰。奠于

序端。拜崇酒之禮然也。奠於其所而拜。則嫌若拜既爵奠于篚而後拜。則嫌若禮畢而更端。故以奠于此爲節。崇重也。謂賓崇重已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故拜謝之。卒爵乃拜者。若已飲之。乃審知其薄然。

鄭氏康成曰。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

賈氏序端。實兼賈敖二義。獻酢之禮。賓主從同。惟賓拜旨而後拜。既伸已之感者。情宜急也。主人則拜既而後拜。崇致已之歉者。節宜緩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

洗正當西序東面

觶支義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既自飲而盥洗者禮法宜潔故也

敖氏繼公曰自飲乃洗者亦象賓之飲已也鄭氏康

成曰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

案獻酢以爵酬用觶者爵以明敬觶以為勸也篚房戶

間尊南之篚也鄉射禮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

人坐取觶洗

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
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
上答拜

鄭氏康成曰酬勸酒也

朱子曰酬導飲也主人

酌以獻賓賓酌飲主人曰酢主人又飲而復飲賓曰酬
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敖氏繼公曰此象

賓之飲已。故其拜皆與受之於人者同。

未飲而拜。示行酬也。既飲復拜。示盡觶也。賓皆答拜。以此觶爲已而飲也。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辭以將酌已。不拜洗殺於獻。敖氏繼公曰。如獻禮。如其降後升前之儀。

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

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已拜。主人奠其觶。敖氏繼公曰。

席前北面。變於獻。以其不授也。奠觶于薦西者。主人以此觶不舉。不敢親授之。重勞賓也。凡酬酒有卒不舉者。有未卽舉者。主人皆奠之。而不授其意則同。燕與大射。及少牢下篇。主人酬尸與賓皆授觶。與士禮異。

國獻之禮成於酬。此觶。主人所以成獻禮也。凡酬酒自飲。既必以酬人。此觶賓終不舉者。以其主人親酬不敢

當其盛禮。且介及衆賓未獻。則賓未有所酬也。主人達賓意。於是獻介及衆賓。乃使一人舉觶爲旅矣。又案授者敵禮也。奠而不授。則禮重矣。士昏記。壻見妻之父。母。壻入門。奠贄出。擯者以贄出。請受。壻復以贄入。主人乃再拜受。聘禮。賓覲。賓入門。奠幣出。擯者請受。賓入門。振幣進授。凡此皆異與授。卑亢異也。獻酢皆受爵。而酬奠觶者。主人以此成禮。故奠之。

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

奠觶于薦東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辭。辭其奠觶也。奠觶。酬之正禮也。然奠而不授。亦有降等之嫌。故辭之。辭之而不獲命。乃坐取觶示受也。辭及取觶。皆當東面復位。待主人拜也。北面奠觶。由便也。凡賓於主人所奠之物。必取而遷之。以示不敢當之意。且爲禮也。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亦各從其便也。賈氏公彥曰。賓辭不解所辭之事。案鄉射。主人酬賓。賓辭。注曰。辭。主人復親酌已是也。鄭氏

康成曰。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

[注]云親酌已。謂主人親酬。對一人舉觶而言也。既辭其親酬。又辭其奠觶。二義皆賅。

右主人酬賓

[總論]王氏安石曰。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
有酬焉。所以爲厚也。陳氏祥道曰。賓主之禮。有獻
而後有酢。有酢而後有酬。獻者禮之施也。酢者禮之
報也。酬者禮之成也。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獨居堂
上。敖氏繼公曰。主人將降而揖。所以禮賓。賓降之位。
其南北之節。皆於階西。至此始見之也。主人降。西面于
門東。

[義]揖降者。主人揖賓而自降也。賓奠觶于薦東。則將降
矣。主人達其意。故揖之。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

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
拜洗。

正義賈氏公彥曰升而拜者拜至亦如賓。敖氏繼公
曰介入門左止於其位至是乃進爵卽擲之所奠者也
辭洗如賓禮者賓降至壹揖壹讓升之儀也此時介降
之位在賓南。鄭氏康成曰不拜洗介禮殺也。

正義賈氏公彥曰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與衆賓亦
隨至西階下東面今惟於升時揖讓無庭中揖讓事。

經言以介揖讓升如賓禮如其三揖至于階三讓至
當楣答拜之禮也則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尚在門
左之位未隨至西階下明矣如介與衆賓隨至西階下
則賓三揖時將隨之而偕揖乎抑賓揖而介以下則否
乎蓋皆不可。

介西階上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疑者省文。

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

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注主人介右

今文無北面

正義 敖氏繼公曰。主人獻介。乃拜於其右者。以其尊降於賓也。凡堂上獻酢分階而拜者。賓主二人而已。其餘則否。主人立于西階東。稍違其拜處。與既獻賓而立于阼階東之意同。西階上非其正位。故卽辟之。

案 主人獻介而西南面。與賓酢主人而東南面者。同義。

蓋獻酢之禮。必向受爵者之。前授之受爵者。北面於

階上。則在送爵者之南。故取向席前。又不背受爵者。且以爲少退之地耳。既則授者側向自若。受者則進而受之也。主人立西階東。不卽復阼階者。俟其卒爵也。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主人拜於介右。降尊以就卑也。

案 惟獻賓拜於阼。餘皆拜於其右。降尊之說。不可通於大夫。

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啻。

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不啐啐下賓。敖氏繼公曰降席適

西階上也。介席南上自南方降者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便也。主人亦然主人介右答拜復西就之有司徹侑降席自北方以其卑於介也。

右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與介

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

正義

敖氏繼公曰洗爲主人將自酢也初謂賓酢時主

人降以下至坐取爵卒洗之禮也。自飲而盟達介意也。介立於洗南以俟之。主人既盟乃揖而行也。介授主人爵者不敢酢也。主人受之者亦達介意也。凡受獻而親酢者一人而已。其餘則或所獻者自酢焉。此介視賓爲殺故其酢禮如此。然其初乃得爲主人洗爵亦其異者也。鄭氏康成曰如初如賓酢之時盟者當爲介酌介

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

為介酌而亦盥尊介也。鄉射禮大夫之酢主人也亦然授于兩楹之間者以此爵未酌且以示殺於賓酢主人授于席前者之禮也。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

鄭氏康成曰。奠爵西楹南以將獻眾賓。**敖氏**公曰主人拜於西階而奠爵于西楹南以其近也其意則與鄉之奠于序端者同拜介崇酒亦至是乃為之者因賓禮也。

主人所與為禮自工外其拜位與賓同在西階者以其皆賓之屬也。主人之拜位自介以下則拜於其右不與拜賓同位者不二尊也於是主人在介右故奠于西楹南由便也介不告旨主人亦拜崇酒者介不敢同於

賓而主人敬之。則不敢甚異於賓也。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

賈氏公彥曰。向來主人與介行禮于西階上。事訖故復阼階。

介降者。以主人將與衆賓爲禮也。與前將獻介而賓降同意。主人不酬介者。獻賓之禮旣成。則介宜從殺也。故上筵惟一觶。

右主人自酢于介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

鄭氏康成曰。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敖氏繼公曰。是時衆賓皆在門內之西。主人少南行。近於門東。乃西南面鄉之而拜。拜衆賓爲將獻之。與賓升而拜至之意相類。二拜者。旅拜之法。皆答壹拜者。答旅拜之法。此禮大夫士同之。

賈氏公彥曰。主人在阼階下。衆賓在賓介之南。故西南向拜之。

言皆者。皆三賓以下之衆賓也。衆賓多。主人不可勝拜。然無不爲一拜之理。主人三拜以示徧。衆賓無不爲答拜之理。敖氏之說得之。衆賓相隨行至西階西賓介之南。東面北上立。此無三揖之禮。以旅進。非相耦也。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長知丈反

正義 敖氏繼公曰。西階上獻衆賓。總言之也。主人蓋執

爵。西南面于西階上。衆賓則以次升受之。不升受者。辟尊者禮也。其拜者亦北面。長其年之差尊者。不拜既爵。卒爵不拜也。獻而不拜既爵。差卑也。自別於尊者。且重勞主人之答已也。不拜既爵。故但立飲。記云。立卒爵者。不拜既爵。位堂下之位。介之南也。於此云復。則主人揖升之時。衆賓其皆進與。鄭氏康成曰。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於衆賓右。賈疏約上介右而知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

降洗者爲衆賓之長一人而已其餘皆不洗從略也
殊其三人於三人之中又殊其長者皆尊卑之差次也
祭酒必就地不可以立祭故坐祭

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鄭氏康成曰次三人以下也不拜受爵禮彌簡

敖氏繼公曰自第四人以下又不拜受爵愈自別於尊者
者

言則者見其又別於三賓者也亦言坐祭立飲則其

主人爵而降復位悉與三賓同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鄭氏康成曰謂三人也 敖氏繼公曰此薦之節

當在坐祭立飲之後與特牲饋食之衆賓同無俎又既
飲乃薦遠下賓介也不言不祭者可知也 賈氏公彥
曰席謂席前

言每一人獻則知主人皆拜送而有司以次薦之有
薦則當祭薦以下工長言薦而曰使人相祭者決之也

然此時三賓猶未即席當亦燕而後祭如燕禮大夫之為故敖氏於下經乃羞處解云此時眾賓亦當祭薦也

眾賓辯有脯醢辯音遍注今文辯皆作偏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賈疏堂下立侍不合

有席既不言敖氏繼公曰眾賓三人之外者也眾賓

長以下其堂下之位經賓介之位而南

主人以爵降奠于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復用也

此筵下筵也以上所用之爵皆因獻賓之爵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升即席

厭於葉反注今文厭皆為揖

正義敖氏繼公曰揖讓升者主人獨與賓一揖一讓而

先升也賓厭介升者賓既厭介乃升也介厭眾賓升亦

然三賓則不相厭但以次序而升耳即席立於席上

鄭氏康成曰序次也即就也賈氏公彥曰序升謂三

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為首

右主人獻眾賓

禮記 呂氏大臨曰賓介與眾賓異矣賓與介又有等故介不拜洗主人不於阼階拜送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主人不酬省於賓可知矣眾賓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賓長三人餘則不拜省於介可知矣此所以辨隆殺也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

正義 賈氏公彥曰此一人舉觶爲旅酬也 鄭氏康成

曰發酒端曰舉 敖氏繼公曰相者使之也獻禮既備卽舉觶爲旅酬始示留賓之意也一人主人之贊者既洗乃升用下篚之觶也此舉觶者代主人行禮耳中庸曰旅酬下爲上舉觶猶言揚觶

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

正義 敖氏繼公曰舉觶者自飲而洗且拜與主人酬賓之禮同賓席末拜示違其位也不降席答之者以其賤

也下二人舉觶放此舉觶者拜亦當相。賈氏公彥曰。席末答拜者謂於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為末以無席上拜法也。

案獻賓時經云席末坐啐酒下乃云降席拜告吉是席末未離乎席也。

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拜拜將受觶言坐受者明行事相

若親受謙也。賈疏雖於地若手授之

敖氏繼公曰

拜也奠觶者亦以賓未即飲故也此實取之而曰受原賓意也云坐受是賓已拜即興矣凡此時之在席者皆無事則興經文略也。

禮記鄭氏康成曰舉觶不授下主人也。

案親受者惟獻酢耳若酬則雖主人亦奠而不授蓋酬禮當然也大夫以上則異。

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

鄭氏康成曰所薦西也舉觶者降事已 賈氏公
以其將舉故奠之於右 敖氏繼公曰下經云賓
西之觶卽此觶也其於薦西爲少南云其所者
明其近於故處也必奠于其所者降於主人且別於不
舉者也主人酬賓奠觶于薦西賓取奠于薦東其觶卒
不復舉

主人之酬觶賓北面奠之此時賓已卽席蓋南面奠
之薦西而曰其所明此爲奠觶之常處也

右一人舉觶

設席于堂廉東上

鄭氏康成曰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
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
階東則工席在階東 賈疏經不言階東故取燕禮及此
經下文以見樂正在西階東而云
立于工西則工
席更在階東 孔氏穎達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

上也 敖氏繼公曰此云設席于堂廉言其南北節也
鄉射云席工于西階上少東言其東西節也文互見耳

金定傳禮事疏 卷六
席東上其下者當西階上少東

案樂正在西階東工席又在其東席工之法自西端始隨其人數之多寡而放於東也工不可正居堂中故以西為節而不以兩楹之間為節也眾賓之席不屬此席則屬矣升降由後故也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揜

越內弦右手相

相息亮反下同何胡可反揜口孤反

鄭氏康成曰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

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眾賓之少者為之每工一

賈疏二人瑟相二人則二人歌相亦二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

證弟子相天子相工使眡瞭者賈疏春官眡瞭工瞽矇

也陳氏暘曰以其精於聽也故有扶之者後首者變於君也

禮相對燕禮面鼓此不面鼓是變於君大射後首鄉射面鼓亦變於君

為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賈疏無可何越瑟下孔所

以發越其聲也內弦側擔之賈疏以左手於外側擔之使弦向內

繼公曰在肩曰何左何瑟為相當以右手也後首瑟之

首在後也。揜以指鈎之也。後越去瑟廉差近。故以巨擘承下廉。而三指揜越也。內弦。弦向身也。右手相者。便也。工筮。蓋亦公家之樂官。給學中飲射之事者與。朱氏載堉曰。古人歌詩未嘗不彈琴瑟。彈琴瑟未嘗不歌詩。或有不彈而歌。不歌而彈者。則變也。故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徒鼓瑟謂之步。別而言之。著其變也。論語取瑟而歌。家語彈琴而歌。今人歌詩與琴不能相入。蓋失其傳耳。揜越者。以左手四指入瑟底空穴內捉之也。少儀云。琴瑟執之。皆尚左手。謂攜琴揜瑟皆用左手。不用右手也。

案相工之人。天子以眡瞭見。周官眡瞭職。諸侯以僕人見。大射儀。其輕禮以小臣見。燕禮。士大夫以弟子見。鄉射禮。注以弟子爲衆賓之少者。蓋鄉庠州序之中。必有肄業之人。所謂弟子也。禮樂之地。以有事爲榮。庠序舉飲射之禮。弟子自當共其役。注所謂衆賓之少者。卽指是與。又案可鼓之處。卽首也。經蓋互言之。前之則曰

鼓有聲者在顯處也。後之則曰首。有聲者在隱處也。因
隱顯而異其文耳。後首則執尾。尾狹則指入。越者曲而
深。故云擗。面鼓則執首。首濶則指入。越者直而淺。故云
執。此其異同。既與君禮變而飲與射又相變也。內弦竝
同外弦則不可執矣。

賈氏公彥曰。此鄉大夫飲酒而曰四人。大射諸侯
禮而曰六人。若然。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爲差次。

歌工必用二人。惟瑟以多寡爲隆殺。若工一人。瑟一

人。恐不成樂矣。故鄉射禮亦工四人。疑士與大夫同制。
至以諸侯六人。推知天子八人。則疏說固可循也。樂記
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所謂倡歎。朱子
曰。蓋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是。據
此。則天子之歌工或用四人。與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

鄭氏康成曰。正。長也。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
其序事。樂成則告備。敖氏繼公曰。天子樂師以下大

夫上士下士爲之諸侯樂師惟當用上士下士然則此使之給事者其下士與樂正當從工乃先升者變於尊者之重禮也此先升而立于西階東明其不與工序也鄉射禮云樂正先升立于工席之西亦與此文互見也

侯國有大小樂正此小樂正也故敖云下士爲之燕禮大射儀亦用小樂正則鄉飲射可知矣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敖氏繼公曰相者東面坐於其席前之西以瑟首

鄉東授之鄭氏康成曰降立于西方

賈疏鄉射云樂正適西方命弟

子贊工遷樂故知立于西方

鄉射禮北面東上坐此亦然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華呼瓜反

鄭氏康成曰三者皆小雅篇鹿鳴君與臣下及四

方之賓燕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

四牡君勞使臣之來之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
父母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
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
自光明也。朱子曰鹿鳴卽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
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
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華言其將爲君使
而賦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言其始也正謂此也。
蓋此三詩先王所製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

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

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以爲

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用之曰
鄉飲酒亦用。大學始教宵雅肄三。正謂習此。蓋入學之
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陳氏陽曰舜之作
樂琴瑟以詠於堂上。所以發德而貴人聲。此鄉飲酒義
所謂升歌三終也。敖氏繼公曰不言瑟者瑟依歌其
同可知。書曰搏拊琴瑟以詠。

人倫有五而君臣父子其尤大者也。故詩序曰無私

思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此三詩者不以私恩廢公義。不以公義背私恩。蓋先王宴勞之所爲作。因以被樂章而自鄉飲燕射皆用焉。至於始入學者。猶三肆之。皆欲其早識君臣之義於初。因樂而以詩教也。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瑟。便其右。且辟主人授爵也。一人工之長也。工賤故不爲之洗。賈氏公彥曰。工北面以

西爲左。空其右。受獻便也。以酒從東來故也。敖氏繼公曰。左瑟。置其瑟於左。爲受爵變也。瑟宜前首。故左之。一人。工之長。乃歌者也。不興受爵。瞽者不能如禮也。主人亦坐授之。主人先獻歌者。其瑟者。事未至。乃爲之變者。節也。主人獨拜于阼階上者。以工拜受於其位。故不得拜於其右也。凡主人與工爲禮。蓋亦有贊告之者。**圖**先言工左瑟。而後言一人拜。則是二瑟皆左瑟。不止拜受之一人。亦曰此又燕射同。是主禮。亦尚樂。始序。

氏公彥曰此及燕禮同是主歡心尚樂故有歌
合問合不獻以前已得獻也鄉射主於射惟有合
樂笙工並為至終總獻之大射亦主於射但有升歌獻
工下管不復得獻

薦脯醢使人相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其祭酒祭薦

賈疏相者扶工之人

敖氏繼

公曰亦祭薦者殊其長也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坐授之

正義眾賓及工之獻不酢故飲既即授主人爵為其當用
以獻次賓次工也眾賓立授工坐授眾賓立飲工坐飲
皆以其無目優之也

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曰脯醢不祭

辯音遍下同注

今文辯為禘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飲獻酒盡無不祭也

賈疏眾工諸事不備尚祭

酒
敖氏繼公曰祭飲祭酒乃一也

東工者次工長以下三工也不拜受則主人蓋亦不
拜送矣其衆工之末飲者既授主人爵主人當以奠于
上篚至獻笙乃復取而獻之故下記云獻工與笙皆取
爵于上篚也。

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音大

泰爲于
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之洗尊之也賈疏工非大
師則無洗賓介降

從主人也工大師也敖氏繼公曰大師周官以下

夫爲之諸侯宜用上士也爲之洗以其有爵異之主人
辭賓亦對衆賓不降別於賓介也工不辭洗亦下降主
人既洗與賓介揖而俱升

案賓介從降以大師爲樂賓來也大夫不從降以助主
人樂賓而身非賓也三賓亦不降不敢自擬於賓也樂
正下士而大師乃上士者不相統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上既言
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

歌則後 賈氏公彥曰大師能瑟在瑟中能歌在歌中其獻法皆先瑟後歌隨大師所在以次獻之也

大師即國之大師如有事於君所則來者工而已大師不與也若大師無事於君所則亦來與此禮聖人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則魯行飲射之禮師摯蓋嘗與焉何必爲君賜哉大射儀先言僕人正徒相大師下乃云後者徒相入故注知後者爲大師且曰大師無瑟是大師主歌矣此注乃曰大師或瑟或歌與彼互

與大射儀之獻工而一人拜受爵也注曰謂大師是也師雖主歌而獻必先之矣此注乃曰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夫經所謂瑟先者謂其入之序不謂其獻之次也樂貴人聲先歌者宜矣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鄭氏康成曰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

賈氏公彥曰磬既南面其南當有擊磬者笙入蓋在擊磬者之南敖氏繼公曰磬南阼階西南也北面立

蓋亦東上如工。立於磬南。近其所應之樂也。詩曰。笙磬同音。

升歌者。堂上之人聲也。堂下則尊者以管。虞書下管。周官大司樂亦下管是也。卑者以笙。此禮及鄉射禮皆言笙入是也。燕禮亦言笙入者。燕爲諸侯之輕禮故也。周官有笙師。又有磬師。此經不見擊磬之人。言磬南則可知矣。

樂南陔曰華華黍

陔古才反白
華呼瓜反

鄭氏康成曰。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孔氏穎

達曰。笙歌三篇。堂下吹笙以播詩也。陳氏暘曰。鄉飲

酒義所謂笙入三終也。

賈氏公彥曰。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

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

劉氏敞曰。此三篇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

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此禮曰樂燕禮曰奏。不言

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下由庚崇丘由儀。放此。朱子

曰笙詩有聲無辭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
曾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小序於六詩皆著其義蓋以
意言之鄭云其義未聞則亦不敢信其說矣王氏應
麟曰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無辭明矣

詩三百十一篇而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
皆弦歌之漢書藝文志亦曰凡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
五篇諫龔遂曰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則餘六
篇之爲無辭之詩有明徵矣

樂論陳氏祥道曰工歌三終堂上樂也笙入三終堂下
樂也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此之謂也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
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
人爵

禮記鄭氏康成曰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
四人賈疏爾雅笙小者謂之和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賈氏公

彥曰獻工拜送在阼階上以工在西階東故也此拜送

在西階上。以笙在階下故也。敖氏繼公曰。主人獻亦
西南面也。盡階不升堂。賤也。既受爵。階上少立。俟主人
已拜然後降。主人拜亦北面。升授主人爵。亦盡階不升
堂。朱氏載堉曰。凡堂下樂皆立。故經不言席。皆非無
目之人。故經不言相。

圖凡嘉禮之獻酒。惟笙飲於階前。射禮獲者釋獲者飲
於庭。燕禮大射禮。士旅食飲於其尊南。餘皆飲于階上。
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雖有脯醢不祭。

文辯
爲偏

正義陳氏暘曰。工一人祭薦。餘則祭飲而已。笙則皆不
祭。此又等降之別也。鄭氏康成曰。薦之皆於其位磬
南。敖氏繼公曰。鄉射禮曰。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
就席。不立。皆爲偏。

圖飲酒之獻止於此。介禮之殺於賓者。不拜洗。不齊啐。
不告旨。不親酌酢。又主人不酬也。三賓之長之殺於介
者。不坐飲。不拜。既不設俎。又不酢。主人也。其以次之二

賓之殺於三賓之長者不辭洗也。堂下衆賓之殺於以次之二賓者不拜受不祭薦也。大師視三賓之長惟不辭洗不立飲爲異。工長視以次之二賓衆工視堂下衆賓惟不立飲爲異。笙則又殺於工矣。盡階不升堂受爵又降飲於階前是也。尊卑隆殺之間可以見禮意矣。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

間記莧反麗力移反本或作離

四鄭氏康成曰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

篇。魚麗言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孔氏穎達曰間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下吹一篇相間代也。陳氏場曰鄉飲酒義所謂間歌三終也。

五賈氏公彥曰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

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鄭氏樵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此六詩

皆主於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束皙補笙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合如字劉音閤唯七徐反覃大南反卷九轉反召音邵蘋毗人反

鄭氏康成曰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

國風篇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程子曰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犬妣之化者屬之周南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犬妣之化而成德者屬之

召南。鄭氏樵曰。二南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後世被之樂章用之爲鄉樂爲燕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朱子曰。二南之分。惟程子得之。謂之南者。言其化自岐雍之間。被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南謂此也。陳氏騶曰。鄉飲酒義所謂合樂三終也。

孔氏穎達曰。合樂者。謂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芣。

合之。

賈氏公彥曰。合樂者。謂堂上有鼓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朱子曰。合樂。孔疏非是。當從賈疏。謂合奏此六詩也。言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朱氏載堉曰。所謂合樂者。如堂上歌關雎。則堂下亦奏關雎。以合之。堂上歌鵲巢。則堂下亦奏鵲巢。以合之。舊說堂上歌關雎。則堂下奏鵲巢。此不達之論也。

鄭氏康成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

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
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
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
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
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
篇未聞賈氏公彥曰天子享元侯升歌頌合大雅享
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合小雅享臣子歌小雅合鄉樂若
兩元侯自相享與天子享已同五等諸侯自相享亦與

天子享已同諸侯享臣子亦與天子享臣子同燕之用
樂與饗同孔氏穎達曰天子饗元侯用肆夏則其餘
諸侯不得用肆夏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
元侯相見與天子享之禮同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
清廟謂元侯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
同當歌鹿鳴燕禮兼燕四方之賓其樂歌鹿鳴是其等
差也左傳言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爲兩君之
相見之樂亦謂享也雖不言燕燕亦當然又曰燕禮

升歌小雅笙間亦用小雅則用詩與升歌同此注云未
者未知其用何篇也

樂有四節上下同之至所用之詩鄉飲酒乃與燕禮
同可見尊卑皆可通用也唯大雅與頌不敢上干甯俞
叔孫豹之說傳有明文至賈孔所差蓋亦臆度云爾未
可據為定制也頌祭祀所歌謂施於賓客尤恐未然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賈氏公彥曰無大師故工告樂正詩亦無大師故曰

工其長也正歌謂所歌者皆風雅之正也凡歌以既合
樂為備故合樂之後乃告備焉惟正告歌備者以已之
所有事者而言也 李氏如圭曰告于賓者作樂主為
樂賓也 鄭氏康成曰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
立西階東北面賈疏堂上時在西階
東北面知降亦然

言歌者工主於歌也言正者對無算樂而言也凡禮
各有所當歌者是謂正歌鄉射禮曰工不興告于樂正

右樂賓

